

编者按

“文学已经跟我的生命、我的精神融为一体。”日前，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与暨南大学文学院在暨南大学共同举办了“前辈学人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：饶凡子教授纪念会暨散文集发布会”，旨在缅怀饶凡子教授的杰出成就，继承其不断开拓的学术精神，庆祝其散文集《花到深处更知香》的出版，并以此为契机，纪念前辈学人多年来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。

饶凡子教授（1935—2024）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、教育家。曾任暨南大学副校长、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首任会长、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、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。她在学科交叉的创新性、学术视野的开拓性、学科建设的前瞻性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思路，在学术界留下深远影响。

本期“人世间”，特邀饶先生的两位学生，暨南大学教授程国赋和南方日报记者项仙君，撰文细述先生往事。清明雨细，斯人已逝而风骨长存。程国赋以学者视角回溯先生筚路蓝缕的治学历程，项仙君以温润笔触勾勒先生诗书传家的精神血脉。两篇文章如双璧辉映，一论功业，一诉情长，共证先生“文学即生命”的赤子之心。

## 悼凡子师

□程国赋

踏踏实实做人，认认真真做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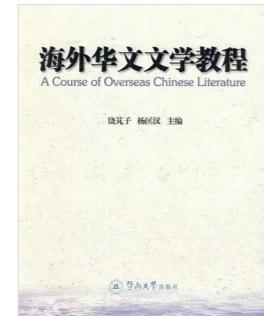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饶凡子

我们做学问，从事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，就需要做到宁静致远，远离浮躁和功利。

——程国赋



《中西戏剧比较教程》



《海外华文文学教程》



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》

又是一年的清明节，前几日广州突然降温，还夹杂着蒙蒙细雨，给清明时节增加了一些哀伤、追思的气息。今年的暨南大学校园里，再也见不到饶凡子先生的身影，先生于2024年11月27日离开了我们，距今已经4个多月。先生不在了，可我总是觉得她还活着，她的音容笑貌时时在我的脑海中闪现，这大概就是对一位逝者、一位长者最好的纪念吧。

我是饶凡子先生的学生。求学时光，虽无缘进入饶门读书，但在2008年，我有幸被遴选为广东省高校“千百十工程”国家级培养对象，教育厅规定所有培养对象都需要填写指导老师。征得饶先生同意后，我在表格上填写的是：请饶老师担任我的指导老师。

我还在南京大学读书时，已久闻饶先生的大名。1994年，我从南大博士毕业，到暨南大学工作。离开南京之前，几位南大中文系的教授和我说：“你到南方工作，一定要去拜访饶凡子先生，多向饶先生请教。”1994年7月，我南下广州，很冒昧地与饶老师联系，希望当面向她请教。记得是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，在饶先生的副校长办公室，先生没有一点做官的架子，嘘寒问暖，和蔼可亲，让人如沐春风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饶先生。

我在暨南园生活超过30年，在我人生历程中，饶先生给我为人、为学指明了方向。2015年7月，我接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。自上世纪90年

代以来，在之前几任院长的领导下，文学院的学科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入选国家211工程建设学科、广东省攀峰学科，中国史学科入选为广东省优势学科，文学院获得三个一级学科博士点、三个博士后流动站，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方面都取得丰硕的成果。接任院长后，我深感肩负的压力，登门向饶先生请教。饶老师当时和我说，文学院是多学科融合的一个大院，是藏龙卧虎之地，学院里比你有能力的人有很多。你担任院长，要保持你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本色，踏踏实实做人，认认真真做事。从2015年7月担任院长，到2023年10月卸任，饶先生这番教导犹如人生道路上一盏指路明灯，一直伴随着我前行。

饶先生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在于她对学科建设的高度重视。暨大中文学科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绩，之所以在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进入A类学科的行列，这与饶先生的辛勤付出是密不可分的。有一次教师节前夕，我和学院同事去饶先生家看望她时，她说起暨大1978年在广州复办之后，中文学科如何建设的问题。她在担任中文系主任以及后来担任学校主管文科的副校长、学术委员会主任时，给王元化先生、钱仲联先生、钱谷融先生、刘中树先生等很多学术界著名学者写信，希望他们给暨大中文学科推



饶凡子先生 作者供图

校，高校扩大招生，学科众多，内外交流也频繁，整个高等教育比以前更社会化、更世俗化。现在的大学校园，商品意识太浓了一点，世俗化的东西比以前多。”

今天，回过头来看饶先生在多年前的讲话，依然有着现实意义。我们做学问，从事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，就需要做到宁静致远，远离浮躁和功利，就像饶先生所说的：踏踏实实做人，认认真真做事。这也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。

（作者是教育部2015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，暨南大学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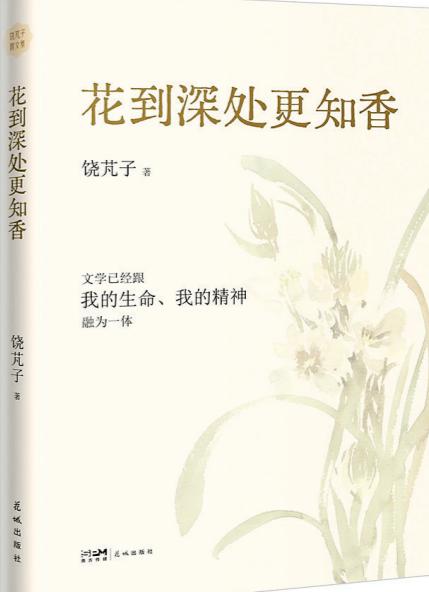
《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》



《世界文坛的奇葩》



《中西比较文学》



《花到深处更知香》，饶凡子著  
花城出版社

荐人才。上个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，暨大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人才济济，尤其是在全国学术界相当活跃的中青年学者队伍整齐，群星璀璨。这为中文学科后来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。我们可以看出，饶凡子先生在学科建设上具有远见卓识。可以说，没有饶先生当年奠定的基础，就没有中文学科今天的发展。

饶先生对学科建设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人才，而且还体现在她具有非常独到的学术眼光。她提出学科建设要做到“人无我有，人有我优”。也就是说，要根据各自高校、各学科不同的定位，挖掘本学科的特色和优势，避免跟风和雷同，要寻求创新和突破。在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，饶先生创立海外华文文学学科，创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，并担任首任会长；开创比较文艺学学科，这些都成为暨大中国语言文学在全国同类学科中的特色和优势，为学科建设探索出一条特色发展的道路。

2011年教师节前夕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到暨南大学看望饶凡子教授时，要求省教育厅、暨南大学研究出台措施，努力为高校教师创造一个可以凝心静气、钻研学问的环境。暨大后来出台“宁静致远工程”，实施一系列人才培养、支撑和保障的计划，包括突出“长远业绩取向”的评价考核机制，杜绝大学浮躁之风。饶先生曾在《城市文化与大学教育》一文中认为：“随着经济浪潮，社会上许多因素进入学

校，高校扩大招生，学科众多，内外交流也频繁，整个高等教育比以前更社会化、更世俗化。现在的大学校园，商品意识太浓了一点，世俗化的东西比以前多。”

由于家庭的影响，饶老师自幼迷恋文学，立志一辈子做学问。1987年任暨大副校长是因为工作需要，上级组织决定的，开始得知这一消息时，她再三推辞。时任暨大校长梁灵光（曾任广东省省长）告诉她：这是党组交给她的任务，要她马上到任。这样她才当了两任主管文科学院和研究生的副校长。在与我聊天中，饶老师不胜感慨地说：“也许就是因为我更专注于学术，所以才能健康地活到现在。现在女儿、孙子都挺争气，学习和工作都很好，还有什么不满意呢？”

师从饶老师之后，我才感觉以前自己以为傲的犬儒作风其实就像一个乡下的野孩子，无论是为学还是做人都有着致命的缺陷，宽容、大气，让心灵永远超越于日常俗事之上，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品格。的确，我从来没有见老师骂过人，连生气的时候都少，即使她携

的人后来背弃了她，她也只是一笑了之，偶尔和我发一声感叹：人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在暨大的三年，老师让我们读《红楼梦》、张爱玲，背唐诗宋词，在美好的世界里诗意地活着，那是多么灿烂的岁月！

我曾建议老师，以后多写点散文随笔，特别是家史，因为她的家族应该是广东有代表性的诗书之家之一。老师说，这些年，她已写了系列的回忆文章，如《石头记与我》《回忆我的外祖父》《外祖母旧事》《缅怀舅舅戴平凡》《我的父亲饶华》《告别父亲》《我的弟弟》等，在学术工作之余，如有时间，她还会继续写自己的回忆录。她还说，“虽然我们经历过苦难，但这些苦难并没有在我的精神中留下残疾，我还会全心地品味在文学和学术中的乐趣”。

这是真的，不久前，暨南大学举行了一次纪念饶老师的座谈会，发行了老师的一本散文集《花到深处更知香》，书的封面用的就是老师的话：“文学已经跟我的生命、我的精神融为一体。”

是的，哪怕只能吃酱油拌饭，也要认真地铺上台布，这就是我领悟到的老师身上的贵气，也是一种光芒。

清明的路上滴着雨，滴着我的回忆。魂兮归来，老师啊！

（作者是南方日报记者）

## 饶先生永不凋零

□项仙君

文学已经跟我的生命、我的精神融为一体。

——饶凡子

在唯美的世界里诗意地活着，那是多么灿烂的岁月！

——项仙君

有些伤痛只隐藏在心底，但总有一些日子会突然发作，恸彻心肺。

譬如在这个清明，我再也见不到的饶凡子导师。

我在2024年11月27日的微博还记录了第一时间获悉噩耗时的心情：“我最尊敬的导师，当代华文文学及比较文学的大家，红学及张爱玲研究的领军人物，暨大的最后女先生，原副校长饶凡子教授，今早仙逝。三十年前殷殷庭训如昨日，两月前再聆教诲话音犹温，待我如子的知遇之恩，厚学如渊的高洁人品，岂敢一日忘之！天不假年，为何奈何！敬爱的老师啊，东来原本无教义，西去从此有斯文！”

在此月之前的教师节，我刚去祈福医院看了老师！当时她已经要依靠轮椅，口齿不清，但仍精神矍铄，反复要跟我握手，说“你样子很好”！即使知道老师已经认不出我了，还是要跟她提起我们当年的岁月，谈到刚走的乐黛云老师，说起荣耀又让她不省心的往事。护工阿姨说，每有学生来看她，她都是开心的，就算想不起来客，她的话也是讲究的。桌子上放着宾客留言簿，都是满满的祝福。握着老师不停颤动的手，心里又伤感又安定，这是塑造了我的青春的大先生啊。

在教师节或元宵节老师生

日去暨南大学看望老师，已是我

这么多年的惯例，每次出来时都觉得自己身上多了些贵气。

老师是这几年身体才不行的。之前每次一进门，老师都会与我热烈拥抱，饶老师的先生吴老师在世时也会拉着我的手，说我年年来，真有心。其实毕业近二十年，中间有好几年我都没有来看望他们，觉得功名未就愧对师恩，这心理障碍是在四十岁之后才放下的。

饶老师可不看重那些，她从来就是把我当成无话不谈的朋友，每次一谈就是个把小时。有次谈到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刚辞世，饶老师当即嘱咐助手发唁电给汤先生的太太乐黛云先生，口授悼词。饶老师与汤、乐两位先生的交情我是了解的，乐黛云教授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大师级人物，与饶老师一起被称为“北乐南饶”，当年我到北大参加的“首届中国青年学者比较文学研讨会”就是乐先生主持的，提交的论文还被北京大学全文刊登。我记得我发言结束后，乐先生还特地走过来祝贺，问我愿不愿意读她的博士，如愿意，她可以推荐一名学生来饶老师这儿攻读学位。

我最终因为生计所迫放弃读博，饶老师为此很遗憾。据我所知，饶老师非常敬重汤先生，汤先生也很器重她，前年她去北京开会，抽空到北大探望乐先生，汤先生当时正因病住院，听

说她来了，还专门从医院出来与她见面。言谈之中，饶老师对汤先生的逝世深感悲痛。

我们学生都知道，吴老师年纪比饶老师大，但他在生活上很照顾饶老师。吴老师出身新加坡华侨世家，祖上有很大的橡胶园，并经营金银珠宝和布匹等买卖。因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，他大哥被日本人杀害，新加坡家产也因此败落。他年轻时勤奋好学，后考上西南交通大学，毕业后在西北工作，上世纪60年代初，调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，是广东省“有突出贡献专家”和全国“五一劳动奖章”获得者。他虽然是理工科方面的专家，但身上知识分子的人文气息却非常浓厚，每次都与我聊得很投缘。饶老师除了与我谈近期的学术成果外，讲得最多的是她的家世：饶老师出身潮汕的诗书之家，她的外祖父戴仙佛先生是晚清秀才，后来又就读于京师大学堂（北京大学前身），回国后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家乡的语文教育事业，曾先后受聘于韩山师范师范、金山中学、潮安一中等学校，但他不但能诗、能文，还是潮汕一带有名的书法家；父亲饶华上世纪30年代初毕业于韩山师范学校，后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，抗战时投笔从戎，参加革命，新中国成立后是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；她的舅舅戴平万毕业于中山大学西语系，是作家和翻



饶老师和她的研究生们 作者供图